



毕业 50 周年返校活动后合影，左起：程司潜夫人、程司潜、王大中、钱祥、杨南祥

欢晚会上扩声系统设备也由我司提供并给以全力支持。

毕业 40 周年返校时，曾由郑小筠教授陪同参观清华艺术教育中心，那条件真是今非昔比！当时正值“艺友合唱团”活

动，有位老歌友还和我回忆起当年参加合唱队的难忘岁月。今天，清华除了有完善的艺术教育中心，更有设施先进的新清华学堂和音乐厅，为清华学子提高文化修养提供了一流的设施厅堂。

清华百年校庆，歌友们相聚在音乐厅，很遗憾我未能参与。从演出后集体照中，我认出了不少老歌友，如王家驹、曾点、杨景芬、方世琦以及郑小筠等。从《清华校友通讯》中我也读到过平雷、赵修民、曾点写过的文章，虽然他们写的是各自经历，看后却使我联想起在清华共同参与的歌咏活动实践。

我深深感谢在母校受到的全面教育和培养，让难忘的清华园歌声永远在心中回荡。

我与王敬的相似人生路

○杨俊林（1966 汽车）

我与王敬是清华 1966 届汽车专业汽 61 班同学，为纪念清华百年校庆，我俩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从南京乘同一趟火车回到母校与同学相聚。一转眼毕业 45 年了，很多同学还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激动的场面真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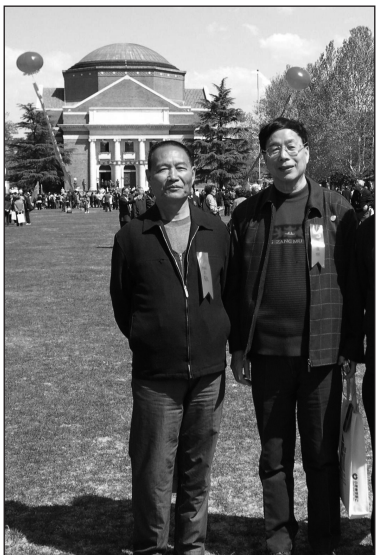
大家在一起回忆的是毕业 45 年的风风雨雨，而我与王敬在一起回忆的却是我们近 70 年来相似、相近、相同的人生路，同学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叹。近 70 年来，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像有一面无形的镜子在相互反射，镜外有我，镜中有他，形影不离。

我是父亲早逝投靠姨妈家，他是父亲

早亡靠舅舅养大。我是阴差阳错进太原十中，他是为离家近转十中。

我是 1958 年从太原二中初中毕业被保送上高中的。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我的力争，我上不了高中；如果不是阴差阳错，我也到不了太原十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从小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外婆不得不让我和哥哥先后从河南林县到山西太原投奔姨妈家。哥哥早我两年到太原时 14 岁就到煤矿当了工人。我比他幸运，我到太原时 13 岁，才开始上小学。那时我们都吃住在姨妈家，从初中住校开始哥哥每月给我 15 元生活费。1958 年初中毕业时

□ 我与清华



2011年4月，杨俊林（右）和王敬（左）一起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活动

哥哥已成家，负担加重，所以他让我考技校或师范，因为这类学校是免生活费的。我跟哥哥讲学校保送我上高中，只要两年就毕业了，心软的哥哥答应我上高中。那时太原除厂矿中学外只有15所普通中学，太原十中只能排倒数几位。我当时报的是太原最好的第五中学，哪知档案到了教育局却被十中抢去了。接到通知我立即找教育局和学校交涉，但十中硬是不放，无奈只好屈就于十中。这还没完，当时二年制分理科班和文科班，我报的是理科，哪知到了十中却又把我分到了文科。我气极了，这一次不能再退让了，我找到教导主任说理，教导主任说我可能是考的分数不够才分到文科。我反问他，你知道我考了多少分？我是被保送来的！他听了无话可说，立刻写了一张便条，把我调到了理科班。

王敬很小父亲即去世，母亲又无力抚养他，善良的舅父母担当起抚养他的责

任。他从小聪明好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所以也深得舅父母的喜欢，就像亲儿子一样供养他读书。1957年他考进了太原十二中，为了离家近一点，1958年他从太原十二中转到了太原十中。在太原十中时，他在高七班，我在高九班，因为他是3年制，我是2年制，所以尽管同校两年，但彼此并不相识。就这样，我与王敬在太原十中虽不相识，却默默步入了我们的相似人生路。

在太原十中同校两年毕业后，我们俩同时考上了清华汽车专业，并被分在同一个班。考上清华对于我们俩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太原十中来说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且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年都有考上清华的学生。慢慢地太原十中成了市重点、省重点中学。1986年改名叫山西省实验中学，是山西省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

华山路遇中学生奉我俩为贵客；临汾夜宿影院门前我俩被警察查问；毕业设计我俩同题造“飞人”纸上谈兵。

1960年8月28日，我们俩从太原乘同一趟火车来到北京，走进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园，一起进入汽61班开始了漫长的大学生活。六年，不，应当说是将近八年（临毕业时赶上“文革”延长分配近两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还有什么不同吗，没什么两样。可是一个班30多个同学能像我们俩连小动作都一样的同学却很少见了。你看：

1964年我们班到洛阳拖拉机厂实习，实习结束后我和王敬一起回太原，回家路上我们路过华山决定登华山。一路上陪伴我们的唯一行李是一张单人破草席。走到

哪儿，往地上一铺就是我们的床铺。华山又陡又险，十分难爬，但那时我们毕竟年轻，爬起来并不费劲。路上碰到一个60多岁的老道士背着三四十斤粮食很很快就超过了我们，他说他每天都要背一趟，我们听了十分惊讶，脚下也暗暗紧跟老道士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儿就发现有一大石壁上篆刻“回心石”三个大字。为什么起名“回心石”呢？原来，这里距山门口有五公里之多，虽然一直走在峪道，但坡陡路长，人却很累，到这里才算真正开始上山，况且眼前就是又陡又长又窄的千尺幢、百尺峡，势如刀削，天开一线。不少人爬到这里就累得气喘吁吁，到此常常畏险不前，因而原道返回，因而取名“回心”。果然在前面有两个少年坐在那儿想放弃了。我们过去一问，原来就是山脚下的华山中学学生。我对他们说，小伙子起来，咱们一起爬。两个中学生一看我们身上的校徽，兴奋地叫起来：你们是清华大学的啊！走，我们跟你们爬。就这样，前面是老道士，



1964年7月19日，杨俊林（右）和王敬（左）登华山在北峰留影

我们四个在后边紧跟，说说笑笑不一会儿就到北峰了。1964年7月19日，我俩在北峰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我们四个人又一起爬了东峰、西峰和中峰，已是下午三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两个中学生约我俩今晚住到他们学校去，我俩真是求之不得，高兴地向山下奔去。在华山脚下几间平房，构成了很简陋的华山中学，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在教室和宿舍窗台上放满的窝窝头和玉米面饼，有的已经发霉。中学生告诉我们，他们离家二十几里路，每周回去背一次干粮，吃的时候到锅炉房蒸一下，再喝点盐开水，天天如此。听到此，我俩的心都酸了……

他们领我们到了他们的宿舍，叫我俩睡在床上先休息，然后就出去弄吃的了。真神，不一会他们端进来热腾腾的小米稀饭和烙饼让我俩吃，他俩却掉头走了。我们真是狼吞虎咽，吃饱了又美美地睡了一觉。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完全是沾了清华这块牌子的光。也没问这两个中学生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考上清华，但愿他们一生平安。

转眼到了大六毕业设计阶段，1965年暑假后全班90%的人都被分到北京和外地工厂去搞毕业设计，而只有我和王敬及另外一个叫马永山的同学一起留校，搞一个国防科工委下达的课题，题目是设计一个飞行器，要求人背上这个飞行器后飞入敌人后方执行侦探任务，至少保证两小时执行任务的时间。这个课题由给我们上“发动机原理”的沈祖京老师担任指导老师，汽65班研究生马跃（曾任二汽党委书记，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也参加了我们这个课题组。应当说，在当时既无资料

□ 我与清华

又无样机可参考的情况下，对我们几个人来说，那无疑是纸上谈兵。直至今天也没见世界上哪国造出这种飞行器。这个课题真是难为我们了。不过，在沈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跑图书馆，下工厂，认真、踏实地干了两个月。要不是“四清”运动来了，中断了我们的“飞天”梦，也许我们还能在纸上画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呢。

毕业分配我到宝鸡造汽车，他到包头造坦克，同时在各自单位搞“非标”。

1966年“文革”开始，中断了我们的“四清”，但毕业分配又因“文革”而停止，这一停就是近两年，直到1968年2月才陆续分配。那时正值“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些出身好的自然要到三线和军工企业去，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将要兴建的陕西汽车厂，该厂位于离宝鸡50公里的山沟里；而王敬被分配到包头617厂，这是我国唯一生产重型履带轮式坦克的国防军工生产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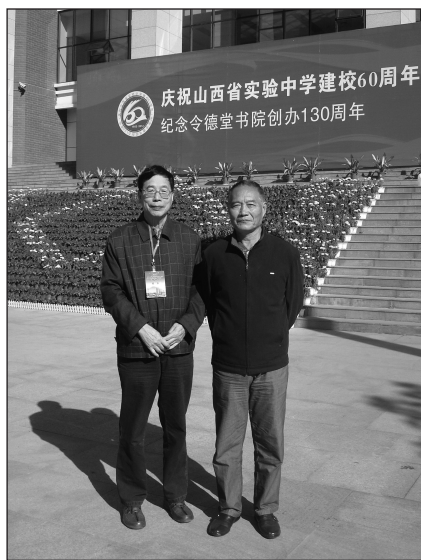
十分巧合的是我俩在各自单位并没从事产品设计，而是都到了后方车间从事非标准设备的设计。我被分到发动机车间，接着就到了筹备这个车间的南京汽车厂。在南京汽车厂一干就是10年，主要是在设备修造分厂为陕汽设计如组合机床之类的非标准设备，设计好后由南汽制造，再运到陕汽安装调试。而王敬被分配到包头617厂后，也被分配在设备修造分厂从事非标准设备的设计与制造，经他设计和改造的非标多达几十台。直到他1978年考研离厂也干了10年的非标。

我为夫妻团圆从宝鸡调到南京；他离开包头考研再分配到南京。我俩分别被单

位派到深圳合资企业当老总。

1980年底，为了与家人团聚，我从宝鸡调至南京国营第898厂工作。不久职务提升，并于1987年被派到深圳一家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当起了总经理。

再来看看王敬。1978年恢复高考，后来可以报考研究生了，王敬他们厂的干部部一下收到了包括王敬在内的几十个报考研究生的申请报告。干部部长开始时发愁一下走的人太多，但后来又一想，全国那么多人报考，你们能考上吗？的确，十几年没招生，几十个人争一个名额，而且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太难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敬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1981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理工大学工作。巧合的是1985年南京理工大学也派王敬到深圳一家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当了总经理。



2012年9月，杨俊林（左）和王敬（右）参加中学母校山西省实验中学（原太原十中）建校60周年校庆活动

一起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一起回太原参加中学母校六十周年校庆。

2011年4月，我们一起回母校参加了百年校庆活动。说来很巧，2012年9月20号左右，我正在写这篇文稿，总觉得要是有我俩在太原十中一张合影就好了，鬼使神差地就打开了山西省实验中学的网页，马上跳出庆祝山西省实验中学(原太原十中)建校六十周年活动的通知。再一看，还有一周就要开会了。我马上拨通

了王敬的电话，他跟我一样毫不犹豫地说，去！我们立即去买了火车票，并与母校取得了联系，自投罗网回母校参加了这次校庆活动，也为我这篇文稿增添了不少素材。

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进入古稀之年，我和王敬都在南京颐养天年。相信我和王敬的相似人生还要继续演绎下去，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2013年1月1日于南京

衷心感谢您——清华

○张 俭（1952—1953 航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由清华大学毕业的陶荣先生来汇文中学担任校长。当时我在汇文中学读初中三年级，在汇文中学暑期学园里，我听过陶校长的《新民主主义论》讲座。他的政治理论和信仰直接影响了我。在他的教育下，我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早期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50年代初，我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看过一部关于苏联航空之父——汝科夫斯基的苏联电影，他对苏联航空事业的贡献深深感染了我，因此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首选志愿

是航空专业。我幻想有一天我们自己设计的喷气式战机能保卫祖国的领空，幻想有一天能上太空探索月球。



1952年清华航院施工班同学在清华西门外合影。前排左起：王乐仪、刘正炎、解长胜、潘克瀛、程其善，中排左起：周薇、×××、张俭、吴成基，后排左起：常万俊、贾长敏、徐勉、阎雍贵、徐明华